



从敦煌变文看“却”的语法化过程

□ 楚艳芳

摘 要：本文通过考察敦煌变文中“却”的用法，结合历时语料，对“却”的语法化过程及其动因进行了系统论述。我们认为：唐五代是“却”语法化的活跃期，连动式是其语法化的决定性动因；“却”由“却+V”语法化为副词，由“V+却”语法化为助词；“却”的语法化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每一时期都有或隐或显的变化；“却”的助词用法至晚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副词用法至晚在唐五代时已经出现，在唐五代时，“却”的助词用法和副词用法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

关键词：敦煌变文 “却” 语法化

我国传统的“实词虚化”研究被认为是最早的语法化研究，但“实词虚化”研究的范围却比现代语言学的语法化研究小得多。现代语言学的语法化包括实词虚化、词汇化和句法化等。

敦煌变文是唐五代的俗文学，较能反映当时的语言事实。在敦煌变文中，“却”有动词、副词、助词等多种用法。“却”多种用法共存，使用也较频繁，说明这一时期是“却”语法化的活跃期，因此，对变文中“却”的考察是很有价值的。语法化一直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历时方面寻找语言的演变规律。然而，任何缺少共时分析的历时研究都是不完整的。近年来，语法化研究开始注重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使其逐步走向完善。本文从共时角度入手，考察了敦煌变文中“却”的用法，结合历时语料，阐述了“却”的语法化过程。

一、敦煌变文中“却”的用法及分析

（一）动词^①

1. 单音节实义动词

1) 表示“返、回、退”义，例如：

（1）白庄曰：“却即早来，勿令我怪。”（《庐山远公话》）

（2）君不索吾身命，犹自与之取赏却兵，敢相违负。（《伍子胥变文》）

2) 表示“落”义，例如：

（3）若诸贤不许，愿笔当时却下。（《庐山远公话》）

3) 表示“距”义，例如：

（4）天地相却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孔子项托相问书》）

4) 表示“过”义，例如：

（5）朕无余事惆怅，夫人适来作舞之时，朕见夫人耳边，有一道气色，此气色案于世书图籍，号曰死文，却后七日，夫人必死。朕今已见，恐丧夫人，不免心中忧怀惆怅。（《欢喜国王缘》）

（6）却后七朝身死。（《欢喜国王缘》）

5) 表示“拒绝、推辞”义，例如：

（7）今乃仇楚，回军相见，望同往日，何为闭门相却，不睹容光。（《伍子胥变文》）

在这类用法中，“却”能独立运用，充当句子的主要动词，表示实在的意义，是单音节实义动词。然而，“却”一个词却承担了多个义位，这多个义位的形成是由其基本义“返、回、退”等通过隐喻的方式发展而来。隐喻的方式一般是由具体到抽象，这也是语法化（这里主要指实词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词义的由实到虚。例：

（1）、（2）、（3）都是表示空间的认知域，例（4）由表示空间的认知域映射到了表示时间认知域，例（5）已经由表示时间的认知域演变到更加抽象的认知域了。空间认知域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域，由空间映射到时间，再由时间映射到性质，其语法化程度逐步加深。这符合一词多义的发展规律，也符合语法化的规律。由此可见，单独用作动词的单音节实义动词“却”随着其词义的发展，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语法化。

2. 粘合型连动式

与其他动词粘合连用，构成连动式，表示“返、回、退”义，例如：

（8）弟子只在西边村内居住，待到村中与诸多老人商量，却来与和尚造寺。（《庐山远公话》）

（9）白庄得钱，更不敢久住，却至寿州界内。（《庐山远公话》）

（10）归去不得，便往却回。（《汉将王陵变》）

（11）净能奏曰：“与陛下相随游戏，甚是仙华，不并下方，陛下不用忽忽，且从容玩月观看，然乃却回，岂不美哉。”（《叶净能诗》）

在这类用法中，“却”与其他动词一起充当主要动词，“却”仍然表示“返、回、退”等实在意义。但是，在此连动式中，“却”的位置较固定，一般占据前面的位置，即“却+V”式。在这类用法中，“却”仍然具有实在意义，可以与其后的动词一起充当主要动词，但就以上这些用例来看，“却”已经有将主要动词的地位让位于连动



式中另外一个动词的趋势。与“却”构成连动式的都是与“却”属于同一义类的动词，且后一动词更具体，表义更清晰。相比较而言，“却”表义较泛化，这也是导致其语法化的一个动因。所以，综合其句法位置、句法地位的变化，以及语义的泛化等因素，都可以说明这时的“却”虽然可以表示实在的意义，但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语法化。由上文可以看出单音节实义动词“却”有多个义位，语法化一般是在一个词的某一个义位的基础上发生的。从与“却”连用的动词以及句法环境来考虑，这种语法化发生在“却”的“返、回、退”这一义位的基础之上。

（二）副词

1. 范围副词。表示“只”义，例如：

（12）汝即贪于欢宴，染着声色，盖缘烦恼种深，却为无明业重。（《维摩碎金》）

（13）此臣正直为心，忠孝成节，非关惜宝，却为勤王。（《双恩记》）

2. 时间副词。表示“正、恰”义，例如：

（14）催子玉却据口口而坐，检寻文簿，皇帝命禄归尽。（《唐太宗入冥记》）

3. 频率副词。表示“再”义，例如：

（15）远公知契诸佛如来之心，遂乃却请，其笔空中而下。（《庐山远公话》）

（16）丑女却获端正身，口过忤除得解免。（《破魔变》）

4. 语气副词。表示“必、一定”义，例如：

（17）只如峻山，却生毒药，淤泥之中，乃生莲华。（《庐山远公话》）

（18）为人却要心明了，莫学掠虚多帝了。（《解座文集》）

5. 语气副词。表示“反而”义，例如：

（19）家内长嫌父母言，外头却美他人语。（《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20）向吾宅里坐，却捉主人欺。（《燕子赋（甲）》）

6. 关联副词。表示“就、便”义，例如：

（21）我今身数不少，手力极多，却放你归山，任意修行。（《庐山远公话》）

（22）敬师僧，愁孤独，却可剃逃穿地狱。（《解座文集》）

在上面的连动式中，我们发现“却”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语法化，在其副词用法中，“却”完全丧失了其主要动词的地位，让位于其后面的动词，发展成为副词。当然，连动式的前一个动词把主要动词的地位完全让位于后一动词后，还可能发展为介词，例如“将”。刘坚（1993）认为，“却”在唐代文学作品里常与“回、返、归”等同义词连用，尚未虚化；“却”虚化为表示“惊讶语气”，在宋代文献里相当常见，在唐代已经出现。我们认为：“却”的副词用法在唐代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也不仅仅限于语气副词一类。

（三）助词

1. 动态助词。用在单音节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作用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助词“掉”或“了”。例如：

（23）树神一见，当时隐却鬼神之形。（《庐山远公话》）

（24）除却牟尼一个人，残余总被无常取。（《解座文集》）

（25）单于脱却天子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邻丧，魁渠并至。（《王昭君变文》）

2. 结构助词。嵌于两个词素义相同的复合动词中间，只起调整音节的作用。例如：

（26）适看布金事已了，是以如今还却归。（《降魔变文》）

（27）臣僧于大内，蒙陛下供养数年，今拟却归庐山，伏乞陛下进止。（《庐山远公话》）

在以上两种用法中，“却”由可以单独使用的实义动词语法化，为不可以独立使用且意义较虚的语法标记。

二、单音节实义动词“却”语法化的句法条件

（一）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式

连动式在汉语语音、词汇，尤其是语法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汉语语法研究中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要借助连动式这一重要的句法结构，本文对“却”语法化的讨论也将借助于此。连动式的两个动词都有实在意义，都是主要动词，充当句子的谓语。例如：《战国策》：“军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非能厚胜之也，又交罢却。”其中的“罢却”义为“罢兵而退”，连动式充当句子的谓语。然而，人们的认知特点是：在一句话中，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要动词，那么，在人们的认知习惯上一般只突显其中的一个。在这种认知模式的驱使下，连动式很容易使其中一个动词的意义弱化（甚至脱落）。如果弱化的是前一个动词，那么前一个动词就会丧失其谓语的的地位，降格为状语，词类降格为副词或介词。如果弱化的是后一个动词，那么后一个动词就会丧失其谓语的的地位，降格为补语或降格为词尾、词缀等附着成分，词类降格为助词。

（二）句法关系的重组

连动式“(V+却)O”可以分析为“VO+却O”，当“却”语法化为助词后，“却”就与V紧密结合，只能分析为“(V却)O”式，不能再分析为“VO+却O”了。例如：《吕氏春秋·去宥》：“奸路已除而恶壅却，岂不难哉？”可以分析为“壅恶+却恶”。当“却”语法化为助词后，例如：《解座文集》：“除却牟尼一个人，残余总被无常取。”只能分析为“(除却)+牟尼一个人”了。

连动式“(却+V)O”可以分析为“却O+VO”，当“却”语法化为副词后，只能分析为“却+(VO)”式，也不能再分析为“却O+VO”了。例如：《三国志·蜀书》：“经退保敌道城，维却住钟题。”可以分析为“却钟题+住钟题”。当“却”语法化为副词后，例如：《庐山远公话》：“只如峻山，却生毒药，于泥之中，乃生莲华。”只能分析为“却+(生毒药)”了。

语法化在这种句法关系的重组中得以实现，再通过类推巩固其语法化的成果。

（三）语法化的途径

↗副词（“却+V”）

却→连动式

↘助词（“V+却”）



由此可见,“却”构成连动式后,分别由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其进一步语法化。认知是“却”语法化的先决条件,而连动式这种句法环境对“却”的语法化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单音节实义动词“却”语法化的语义条件

(一) 语法化的语义条件

在“V+却”这种格式中,“却”的语法意义如果是表示结果或完成的,这类连动式容易语法化为述补结构的短语,进而“却”语法化为助词。从敦煌变文中“却”语法化为助词后的结果来看,“却”都是表示结果或完成的。表示结果的,例如:《叶净能诗》:“遗却汗衫子一领,搜获更无踪由。”表示完成的,例如:《庐山远公话》:“我今世上过却千万留贱之人,实是不曾见有。”

在“却+V”这种格式中,“却”的语法意义如果是表示方式的,这类连动式容易语法化为状中结构的短语,这时“却”还保留其实有的意义,例如:《战国策》:“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在这种句法关系中的“却”很容易语法化为副词,这是语言的象似性在起作用。当“却”进一步语法化为副词后,它的实在意义已经虚化,表示方式已经不再是它的典型用法了。从敦煌变文中“却”语法化为副词后的结果来看,“却”没有一例是用作方式状语的,这与“却+V”的演变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用在动词后,相当于“掉”或“了”用法的助词一般只能表示结果或完成;而用在动词前,修饰动词的副词却有很多种用法。当“却”语法化为副词后,依然是象似性原则使“却”获得了在那个位置上的副词的一些用法,例如,它可以表示范围、时间、频率、语气等。

(二) 语法化后的语义滞留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法化是通过隐喻和换喻这两种模式来演化的。隐喻基于事物的相似性,换喻基于事物的相关性。如果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来说就是词义的引申。源事物必然与转变后的事物有联系,语法也是这样。这是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也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个语言单位的语法化过程的重要依据。一般认为语法化使一个实词丧失其实在意义,变为虚词,或一个较虚的语法成分变为更虚的语法成分。然而,在语法化后的语言成分中还保留源成分的意义在其中,这叫语义滞留。“却”在产生之初是个实义动词,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节欲也”。王筠认为:“欲字或羨或讹。《广韵》:‘却,节也’。”由此可见,“却”最初就是一个表示“节制、退回”义的动词。“却”的这个意义可以分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语义特征:位移、位移的向后性。“却”在语法化过程中,这两个语义特征始终影响着“却”可以出现的句法环境。随着语法化程度的加深,其影响会减弱,但不会消失。例如,用作助词的“却”很多都可以含有“掉”义,这就是一种语义滞留。例如:《王昭君变文》:“单于脱却天子服,还着庶人之裳,披发邻丧,魁渠并至。”《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抛却龙楼凤阙,不居王辇帝宫。”等。但这时不论用“掉”还是用“却”从语义关系上讲,都是助词。曹广顺(1999)谈到“像‘却’在唐五代表示完成,现代汉语完成助词‘了’可以出现在‘V+补语+了+O’格式中,补语和‘了’同时出现,说明其肯定不是

补语,‘却’在唐五代还没有出现在类似的格式中,因此无法证明它当时是助词而不是补语……所以,尽管有某些不足,我们仍倾向于认为汉语动态助词产生于唐五代。”语法形式的发展总是滞后于语法意义的发展的,我们认为“却”的动态助词用法在唐五代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四、单音节实义动词“却”语法化的语用条件

(一) 构成连动式后“却”论元的增加

单音节动词“却”表“返、回、退”义,一般是用作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当表示“退”义时,“却”用于使动,也可以带宾语。但其宾语论元一般是表示处于生命度等级最高层次的“人”,例如:《伍子胥变文》:“君不索吾身命,犹自与之取赏却兵,敢相违负。”但是,如果在“却+V”这种连动式中,由于受后一动词的影响,“却”由不及物动词变为及物动词,使“却”的宾语论元类型增加,而且由表示生命度等级最高的“人”扩展的表示非生命体的“地点”。例如:《庐山远公话》:“放贫道却入寺内,脱此僧衣,在于寺内,却来至此,愿随将军旌旗。”这说明“却”在这时已经发生了语法化,由可以单用表示实在的意义到与另一动词一起表示实在的意义,而且宾语论元也发生了变化——由生命度等级较高的层次扩展到生命度等级较低的层次。按照认知语法的普遍看法,生命度等级程度与语法化程度是成反比的,生命度等级越低,语法化程度就越高。

所以,在“却+V”这种连动式中,“却”后的动词一般都是“至、到、来、返、回”等可以加地点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作宾语的及物动词,“却”也受其影响,在与这些词连用时,可以加表示地点的论元。

(二) 单音节实义动词“却”的被替换与语言的系统性

单音节实义动词“却”虽然可以表示“返、回、退”义,但是却不是表示这类意义的原型动词。经济原则是语言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表义的清楚性也不能忽视。“却”一个词承担了“返、回、退”这一类义位,符合经济原则,但不符合表义清楚的原则。人类是认知的主体,在要求表义清楚这条原则的驱使下,“却”的这些义位逐渐被“返、回、退”等这一类表示更为具体的行为、动作的动词所替代。“却”的实在意义被取代后,它要么在语言中消失,要么在语言中谋求新的语法地位,“却”选择了后者,逐渐虚化,进而成为副词、助词等。

(三) “却”的语法化过程及其不完全性

1. 语法化过程

本文在唐五代及以前各历史阶段选择一、两种文献对“却”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如下:

朝代	文献	单音节实义动词	连动式	副词	助词	合计
先秦	《战国策》	9	2	0	0	11
	《吕氏春秋》	16	1	0	0	17
汉朝	《说苑》	10	3	0	0	13
魏晋	《搜神记》	2	4	0	0	6
	《三国志》	8	6	0	0	14
南北朝	《世说新语》	6	2	0	2	10
唐五代	敦煌变文 ^②	15	57	50	65	187



由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却”在各种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它的意义也比较实在,一般是可以独立运用的实义动词。在南北朝时,“却”开始出现助词用法,但不常见。“却”的使用在唐五代骤然增多,仅敦煌变文的选注本就出现了近200次之多(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是目前研究敦煌变文的较为常用的版本,然而它也是在综合了多种说唱文学作品的187种写本之后,从中选出78种,《敦煌变文选注》选变文44种。如果对变文进行穷尽式调查,“却”的使用频率会更高,当然,它的前提是把“变文”的外延扩展到最大。),而且相比较而言,“却”单独用作主要动词的频率也降低了,由“却”和其他单音节动词构成的连动式、副词、助词的用法明显增多。语法化的发生与其使用频率有关,在唐五代“却”的大量使用促使其语法化,反过来,“却”的语法化扩大了“却”的使用范围,又使“却”的使用频率进一步增加,这也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可是,在现代汉语中“却”在单句中一般只有动词用法和副词用法,“却”在唐五代有那么高的使用频率的助词用法怎么在现代汉语中反而不常见了呢,这是因为它在南宋时代基本上完成了被动态助词“了”的替代(关于这一点很多人都有论述,例如,曹广顺:1995,等等)。例如,《大宋宣和遗事》^①中共出现“却”39次,有1例为动词用法:“挽留而不却”,有1例为助词用法:“将龙袍卸却”,剩下的37次都是副词用法;出现“了”132次,其中大部分用例都是在单音节动词后用作完成态助词。例如:“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又如:“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南北朝语料《世说新语》中“却”没有出现副词用法而出现了助词用法,又一次证明了“却”的副词用法和助词用法是分别由“却”与其它动词构成的连动式发展而来。这与认知语法认为的非范畴化降类顺序:“主要范畴(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次要范畴(助词、连词等)”有些不同。事物的发展是有其特殊性的,我们允许“却”的语法化有其自身的特点。

2. 语法化的不完全性

不论是语法化还是替换,都不是原来用法的完全消失,是一个共存与渐变的过程,是在语法化的不同时期哪一种用法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例如:敦煌变文中“却”的动词、副词、助词这三种用法同时并存,在以后各个朝代不论是哪种用法占主导地位,其他用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却”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表示某种语法功能的语言单位,这是“却”语法化的不完全性。这也可以解释汉语中词语的兼类现象。一种新的语法形式产生之后,旧的语法形式不是消失而是与之共存。

五、结语

“却”的语法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渐变的过程。认知、句法、语义、语用等都是其语法化的动因。我们只能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来考察,使语法化研究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注 释:

①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粘合型连动式”(两个动词直接相连)单独从单音节实义动词中分出。本文所提到和讨论的“连动式”也都指的是“粘合型连动式”。

由两个动词粘合而成的连动式的出现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普通连动式中间也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关联词语、附加成分等),例如:《周礼》:“鸣饶且却。”《战国策》:“战栗而却。”《吕氏春秋》:“却而去,不自快。”大部分粘合型连动式是普通连动式语法化的结果。我们认为粘合型连动式是“却”语法化的决定性动因。

魏兆惠2005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有如下结论:“在甲骨卜辞中,连词连接两个动词的还没有出现,连动式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直接连用。西周金文中连接动词的有‘以’‘乃’‘用’。《尚书》已经有连词‘用’和‘以’用于连动式中,虽然数量不多,但是相比甲骨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先秦以后的上古汉语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非常普遍的表现形式,《尚书》是连动式中没有连词到大量使用连词的重要过渡阶段。然而在两汉时期,连用动词之间的插入成分,连词使用频率降低。其他附加成分也有所减少。这和《尚书》及以前的连动式中很少使用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由于连词系统及其连词的表达功能不完善造成的。后者因为:两个动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语义关系和语法关系发生变化,导致动结式、动趋式的产生。”很显然,从连动式中有连词、附加成分等,到两个动词直接相连,其语法关系变得紧密,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正是语法化的表现。

②依据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所选变文44种。

③关于《大宋宣和遗事》的成书时代虽尚有争议,但并不影响动态助词“了”对动态助词“却”的替换这一语言事实。

参考文献:

- [1]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2]王 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王 寅.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4]项 楚.敦煌变文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日]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中国语历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6]贝罗贝.汉语的语法演变——论语语法化[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曹广顺.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8]刘 坚.论汉语的语法化问题[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9]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A].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0]刘光明,储泽祥,陈青松.“单音动词+往”里“往”的语法化[J].古汉语研究,2006,(2).
- [11]刘绍忠,唐建军.认知、语用与语法化——语法化研究(中)[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 [12]魏兆惠.周秦两汉连动式的发展变化[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楚艳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